

寄生

Jisheng

姜迪伟 / 著



重庆都市作家丛书

寄生

Jisheng

姜迪伟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寄生 / 姜迪伟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229-11285-1

I. ①寄… II. ①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2220号

寄生

JISHENG

姜迪伟 著

责任编辑: 吴向阳 谢雨洁

责任校对: 朱彦谚

装帧设计:  周娟 廖明媛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俊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8 字数: 403千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1285-1

定价: 4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重庆都市作家丛书

编委会

主 任：陈 川

副主任：冉 冉

成 员（以姓氏笔画排序）：

丁世忠 王明凯 冉 冉 卢延辉

刘清泉 李 钢 李显福 李海洲

余德庄 陈 川 赵兴中

第一章	1
第二章	11
第三章	19
第四章	29
第五章	38
第六章	46
第七章	55
第八章	64
第九章	72
第十章	80

第十一章	88
第十二章	96
第十三章	105
第十四章	114
第十五章	122
第十六章	131
第十七章	140
第十八章	149
第十九章	158
第二十章	167
第二十一章	176
第二十二章	185
第二十三章	194
第二十四章	203

第二十五章 212

第二十六章 222

第二十七章 231

第二十八章 240

第二十九章 249

第三十章 258

第三十一章 268

第三十二章 277

第三十三章 286

第三十四章 296

第三十五章 306

第三十六章 315

第三十七章 324

第三十八章 333

第三十九章 342

第四十章 351

第四十一章 360

第四十二章 370

第四十三章 379

第四十四章 388

第四十五章 398

第四十六章 407

第四十七章 416

第四十八章 425

第一章

T市是一座人口不足五十万的小城，周围群山环抱，一条小河穿城而过。故事发生的年代，河水尚清澈见底，鱼虾成群，一年四季，都有人在河中洗衣淘菜，还不时见有渔人划着小船，唱着渔歌，在河中张网捕鱼。可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和市民群体的扩大，河水日渐浑浊，垃圾越来越多，鱼虾逐渐绝迹，后来，几乎到了用毛笔一蘸就能创作水墨画的地步。T市人哭笑不得，便送了它一个形象的雅号，名叫“黑龙江”。这雅号越传越远，遐迩闻名，T市政府觉得此河有损市容，便下决心斥巨资进行大力整治。时至今日，效果虽并不明显，但河中的垃圾倒是比以往少得多了，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T市的经济并不发达，有相当一部分市民靠做小本买卖维持生计，这些买卖又分好几类。一类是在门市里做生意，营业执照齐全，会按时上缴税款的；还有一类是没有固定摊位，担着个挑子，走到哪儿卖到哪儿，城管也撵到哪儿的，俗称“游击队”，这一类也为数不少。还有一类介乎两者之间，本不是固定摊位，可做的时间长了，便成了固定的了，如大桥下、胡同口等处的摊子。这类摊位由于不阻塞交通，摊主也遵纪守法，不惹是生非，按时上税，而得到了城管的默许，除非有特殊情况（如某位大员要来视察），一般也不会撵他们。这种摊位租金比门面便宜许多，又无“游击队”奔波惊惶之苦，颇令人艳羡。不过要得到这种摊位也不容易，多少需要一点儿关系，本书的主人公就有幸拥有这样一个摊位。她是如何得到的，笔者也不得而知，不好胡乱猜测，我只能说她的摊子位于一座天桥下。那儿有一排狭窄的空地，一溜摆着七八个小摊子，有修自行车的，有开锁的，有擦皮鞋的，有卖水果的，也有卖饮料香烟的。也许是天气太热的缘故，生意都挺惨淡，好几个老板都垂着脑袋在打瞌睡——今天城管已经来征过税了，不用再揪心。

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小烟摊后面，一位矮胖的中年妇女正亟不可待地拧开一瓶冰镇矿泉水，咕噜咕噜地往喉咙里灌，一眨眼工夫，就干掉了一大半。这鬼天气，实在是太他妈热了。

这妇人名叫朱廷桂，在此摆摊儿已有十好几个年头了，虽说是做小生意，却也没少赚钱，一家六个兄弟姊妹里面，就数她最富。

她致富的秘诀不外乎两个：一是有生意头脑，从不欺诈顾客。凡是在她那儿买过东西的人，十有八九都会成为回头客，有不少人还会主动给她介绍生意。作为报答，她当然也不忘赠人一些好处，送瓶矿泉水、赠包香烟什么的，人家心头乐和，下次介绍生意就更加卖力，她的生意便越做越红火了。

她也比别人更加勤奋卖力。一行七八个摊子，每天她总是第一个来摆摊，最后一个收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没有哪一天没见到她的烟摊子。即便是大年初一也不肯休息，顶多就是抽空回家吃个午饭，在家人都还在打牌、看电视、摆龙门阵享受新年美好时光的时候，她便独自一人悄悄走了。不一会儿，就准会看见她那矮胖的身影出现在小烟摊儿后面，连前来买烟的人都会诧异地问上一句：“大姐，你大年初一也不休息呀？”而她总会摇摇头，笑眯眯地说：“休息，休息啥子嘛，天天都在休息呢。”

她没来摆摊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她病了，而且病得极其严重，连走路都快站不稳了。这时候，她才会破例在家休养一两天，而由她老公，年老且多病的煤矿退休工人蒋如贵，来替她顶一两天班。只要病体稍愈，她又会推着辆破烂流丢的板板车，摇摇晃晃地来摆摊了。

如此舍死亡命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加上她又极省吃俭用，挣了钱总舍不得花，全放进银行里存着，几十年下来，她究竟存了多少钱，连鬼也不晓得。

外人只能猜测她一定很有钱，邻摊擦皮鞋的李大姐就经常羡慕而嫉妒地打趣道：“哎哟哟，我说朱大姐，你一天挣这么多钱，自己不花，都留给你女儿了，以后哪个当了你女婿，只怕是睡瞌睡都要笑醒的呢！”

这时候，她总会腼腆地笑着反驳道：“哪里挣了啥子钱哦，李大姐，

你一天净瞎说，我看你才挣了大钱呢！”

俗话说此地无银三百两，她越是这样说别人就越是觉得她真挣了大钱。这也难怪，每天在一起摆摊，谁生意好谁生意坏，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七八个摊子里，就数她和李大姐生意好点儿，别的都基本是在混日子，不过勉强糊口而已。只不过因为这里地摊费比别的地方便宜点儿，才好歹没有搬走。

李大姐干的是力气活儿，擦一双鞋才收一块钱，一天就是擦上一百双，也才挣一百，还不算成本，况且，一天也没有那么多皮鞋来给她擦。

朱廷桂则不同，她做的是生意，赚的是差价，往往一条烟进价三十块，却可以卖到五十块。这也无可厚非，因为所有的烟摊都一样，有的甚至还卖得更贵，这就是批发和零售的区别。李大姐不能像她一样搞批发，她只能一双皮鞋一双皮鞋地擦，挣的纯粹是血汗钱，往往朱廷桂卖一条烟就够她擦二十双皮鞋了，怨不得李大姐要羡慕嫉妒了。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暂时还没人来找朱廷桂借钱。

这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路上人烟稀少，即使偶有路过者也都是行色匆匆，以尽快逃离头顶的烈日。看来是不会有什生意了，朱廷桂暗暗想道，喝完一瓶矿泉水后，她便疲惫地靠在了椅背上，眯缝着眼睛，准备打个盹儿。

刚眯了一小会儿，一个声音就把她吵醒了。

“大姐，给我来瓶矿泉水，要冰冻的。”

她睁眼一瞧，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中年妇女站在摊子前，手拿一把塑料扇子，正一个劲儿地扇着，豆大的汗珠顺着她圆鼓鼓的脸颊不住地往下淌，嘴角边生着一颗黄豆大小的黑痣，分外醒目。

见又有新顾客上门了，她从凳子上嗖地站了起来，去烟柜后面的小冰柜里拿了一瓶矿泉水出来，笑咪咪地递给了她。

中年妇女一把接了过来，先不急着付钱，却拧开盖子，仰着脖子咕噜咕噜地就往下灌，眨眼儿工夫，就喝了个精光。抬脚正准备走，突然想起还没付账，不无尴尬地笑着道：“嘿，看我这鬼记性，钱都还没付呢，就要走了。”一边说着一边从肩上取下一个黑布挎包，找了半天才从里

面摸出一块钱来，极不情愿地递给了朱廷桂。

“没关系。”朱廷桂大度地笑着，原谅了她的粗心。

“大姐，你知道到海棠苑怎么走不？”中年妇女问，一副焦急的样子。

“那地方可远了，要转好几次车呢，天儿这么热，你去那儿做什么呢？”朱廷桂好奇地问。

“人家屋里有点家宅不宁，让我去给他看看。”中年妇女不无得意地说道。

“哦，你还会干这个？”朱廷桂惊讶道，不由得对她刮目相看。

“那以后我要是有这样的事情，你也可以给我看看吗？”朱廷桂急切地问道。

“当然可以了，我看相算命，求签问卦，阴阳风水，样样精通，找我的人多得不得了，一天忙都忙不过来呢。”中年妇女自卖自夸道，凭直觉，她知道，又有条鱼儿要上钩了。

“那太好了，我怎么称呼您呢？”

“我姓黄。”

“黄大姐，今天认识您真是太高兴了。”朱廷桂欣喜地说道，又从冰柜里拿出一支雪糕，双手递给了她。

“来，黄大姐，请吃一支雪糕吧。”

“这怎么好意思呢？”黄大姐故作客气地说道，手却不由自主地接住了雪糕。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嘛，以后麻烦您的时候还多着呢！”朱廷桂笑呵呵地说道，庆幸自己又找到了一位高人。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黄大姐又客套了一句，迫不及待地撕开了纸皮，将雪糕送进嘴里，吧唧吧唧地享用了起来。

朱廷桂笑咪咪地看她吃完，又慷慨地赠了她一瓶冰红茶。

黄大姐照样笑纳不误，看样子就是把冰柜里的饮料全赠给她，她也不会拒绝的。

“我得走了，大姐，下次再会吧。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你家在哪里，往后怎么联系你呢？”

“我叫朱廷桂，住在鸿运街98号，翻过这座桥，一直往那边走几百米就到了。”朱廷桂老实地说道，伸手往那边一指。

“好的，我记住了，以后要多联系才是哦。”黄大姐笑眯眯地说道。

“是啊，就是要多联系才好呢。”朱廷桂也笑眯眯地说道。

“海棠苑怎么坐车去呢？”

“你先坐401，到广电局下，再转526，坐到华庆街，下车走几步就到海棠苑了。”朱廷桂一五一十地指点道。

黄大姐道了声谢，抬脚就要走。

“别忙走，我还不知道你住哪儿呢？”朱廷桂慌忙地问道，生怕往后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家住得远，说出来你也找不到，没事儿，我知道你住在哪儿就行了。”黄大姐说着，转过身，脚步匆匆地走了。

朱廷桂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心头不由得浮起一阵失落。

打那以后好几天，黄大姐都没再现身，朱廷桂还以为她把自己忘了，心中好不怅然。

一周后的早晨，朱廷桂刚卖完一条烟，正把钱往皮包里装的时候，耳畔突然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朱大姐，赚大钱了啊！”

朱廷桂打了个激灵，猛一抬头，见是黄大姐站在摊子外，转惊为笑道：“你开玩笑咯，黄大姐，赚啥子大钱哦，不过赚点稀饭钱。”说时，将拉链“嘶”地一拉，将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迅速塞进了烟柜里。

然而，为时已晚矣，这一切都准确无误地落进了黄大姐的眼里。那厚厚一叠粉红色的钞票就像是一面面飞舞着的锦旗，在她眼前飞来晃去，勾得她心旌荡漾，恨不得立马砸开烟柜，一把抢走。

“你怎么这几天都没来呢，我正有点事儿要找你呢？”朱廷桂略带责备地望着黄大姐说道，脸上带着微笑。

“这几天事儿太多了，抽不开身。”黄大姐终于回过神来，赶紧解释道。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停顿了片刻，她睁着一双狐狸眼睛问道。

“我女儿去她外婆家，回来就发高烧了，吃药打针都不管用，折腾了

好几天了，我寻思是不是犯了啥子煞，想请您去给她看一看。”朱廷桂一脸虔诚地说道，满怀希望地望着她。

“哦，我当是啥子了不得的事呢，这不过是小事一桩嘛，我今天就去给你看看。”黄大姐满不在乎地说道，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

“那太好了，要真看好了，一定好好感谢你。”朱廷桂感激地说道。

“谢什么，这点小事，何必客气，咱们什么时候去？”

“下午吧，我今天早点儿收摊，晚上顺便就在我家吃饭得了。”

黄大姐假意推辞了一番，好歹还是答应了，两人约好下午六点钟一起回去。

“我还要到蚂蚱桥去给人看个水碗，你先忙吧，朱大姐，咱们下午再见了。”黄大姐行色匆匆地告辞道。

“拿瓶矿泉水去。”朱廷桂忙从冰柜儿里拿出一瓶矿泉水来，递给了她。

“这怎么好意思呢，老白吃你的。”黄大姐不好意思地说道。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以后麻烦你的时候还多着呢，你不要见外才是。”朱廷桂说道，不容置辩地将矿泉水一把塞到了她手里。没办法，黄大姐只好勉为其难地收下了，道了声谢，便脚步匆匆地走了。

朱廷桂又给家里的老公打了个电话，让他晚上把饭做好，多弄几个菜，有重要客人来。

好不容易挨到下午六点，朱廷桂把摊子都收拾好了，黄大姐却迟迟不见来。她盼星星盼月亮，盼了半个多小时也没见着她的影子，正在心灰意懒、连声抱怨的时候，黄大姐却像个神仙似的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这倒把朱廷桂吓了一跳。

“哎哟，朱大姐，真是不好意思，本来四点钟的时候我就准备走了，不想又有一个人让我去给他看风水，折腾了半天才总算搞完了，急急忙忙赶过来，都这会儿了，让你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黄大姐连声道着歉，拿手一个劲儿地擦着额头上冒出来的汗。看得出来，她真是个大忙人呢。

朱廷桂一听这话，转怒为喜道：“没事儿，我忙起来的时候也这样，时候不早了，咱们赶紧走吧。”

于是，黄大姐和朱廷桂一起奋力推着板板车，翻过了那座又高又长

的大桥，不多时，就到了朱家。

“就是这儿了。”朱廷桂说道，在马路边的一栋红砖房前停了下来。

黄大姐累得气喘吁吁，一边擦着脸上的汗，一边抬头一瞧，见这是栋宽大的两层砖房，生着两扇棕色的折叠木门，左边这扇半掩着，右边那扇紧闭着，门框的天窗上安着一面铜镜子，上面似乎还粘着一根鸡毛。深谙此道的黄大姐一眼就瞧出来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照妖镜，据说安在门上，是可以避邪的。

朱廷桂走到右边那扇大门前，从兜里掏出钥匙，将小门打开，然后钻进去，伸长胳膊踮着脚尖，从里头费劲儿地拉开大门上面的门闩，将整扇大门全拉开，然后便推着板板车，吱呀吱呀地进去了。

黄大姐紧跟在她屁股后面也走了进去，边走边像个侦察兵似的伸头缩脑地张望着。

“老蒋，家里来客人了。”朱廷桂大声叫唤着，将板车停在了门边。

不一会儿，就听见一阵窸窣窣窣的脚步声从里面传来，再抬眼儿瞧时，只见一个年近六旬、头发花白的男人佝偻着背，从里头走了出来。

他走到堂屋，满眼好奇地望着眼前的这个陌生女人，出于礼貌，脸上还带着微笑。

“这位就是黄大姐，是专门来给咱家婷婷看病的，可厉害了，好多人都找她帮忙呢。”朱廷桂做着隆重的介绍，语气中充满了无限的景仰。然后指着蒋如贵对黄大姐说道：“这是蒋如贵，我老公。”

蒋如贵忙堆出一脸笑，客气地说道：“幸会，幸会！”

黄大姐也满脸堆笑地客套了一番，客套完之后便道：“你女儿在哪儿呢，我去看看，严重不严重。”

“不着急，先吃了饭再看吧，不急这一会儿。”朱廷桂笑咪咪地说道，对她这种极其敬业的态度不由得刮目相看。

“对，吃了饭再看，要不然，饭菜都凉了。”蒋如贵也笑咪咪地随声附和。

客随主便，黄大姐也只好遵命了。

三个人在饭桌前落座了，蒋如贵一把揭开尘罩，满桌子好鱼好肉，

闻着喷鼻香，这是他辛苦了大半天才完成的杰作。

“蒋哥真厉害，做这么大一桌菜。”黄大姐伸着大拇指夸奖道。

“哪里哪里，随便弄的，不要见笑，没得啥子菜。”蒋如贵谦虚地笑道。

“把婷婷叫下来一起吃吧。”朱廷桂说道。

“算了，她没得胃口，我中午给她喂了半碗稀饭都没吃完，在床上躺着就不想动。”蒋如贵面露愁容地说道，不由得叹了口气。

“那得了，咱们先吃吧。”朱廷桂说道，在盘子里夹了一根鸡腿放进客人碗里，热情地招呼道：“黄大姐，别客气哈。”

“哎哟，您别客气，我自己来就是了。”黄大姐慌忙客套道，又不忍辜负主人的一番好意，只好将鸡腿夹住，送进嘴里，吧嗒吧嗒地大嚼了起来，一会儿工夫，就吃得骨头都不剩了，那副饿殍饿虾^[1]的样儿仿佛二十年没吃过肉了。

朱廷桂见客人如此领情，不由满心欢喜，不停地往她碗里夹菜。黄大姐起初还假意推辞一番，后来也懒得装了，索性来者不拒，敞开肚子吃起来，一桌子好肉好菜有一多半儿都祭了她的五脏庙。

酒足饭饱之后，一桌狼藉，黄大姐腆着肚皮下了桌，坐到竹沙发上慢慢消化去了。蒋如贵和朱廷桂埋头收拾了半天，才把碗筷洗完。

回到堂屋时，黄大姐还眯缝着眼睛在那儿打盹儿呢。

“黄大姐，咱们上去看看吧。”朱廷桂走到她面前，十分客气地说道。

黄大姐吃了一惊，猛地睁开眼，口齿含混地说道：“嗯，好吧，走，走啦。”说着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却又没站稳，差点儿摔了一跤，都怪刚才吃得太多了。

朱廷桂连忙扶住了她。

两个人一起互相搀扶着上了楼梯，由于灯光昏暗，梯子又陡，朱廷桂不断提醒她下脚要小心。蒋如贵悄悄跟在她俩后头也上来了。

走到二楼侧首的一间小屋时，二人停了下来，屋子里黑黢黢的，倒有点儿瘆人。

[1] 饿殍饿虾：四川方言，形容人贪嘴，吃饭狼吞虎咽。

朱廷桂将手伸进屋去拉开了灯，领着黄大姐走了进去。

来到床前，黄大姐隔着纱帐一瞧，只见床上躺着一个人，面朝里睡着，一动不动的。

朱廷桂连喊了两声“婷婷”，都没回应。

她有点儿慌了，索性一把拉开蚊帐，坐到床头，将女儿从床上抱了出来。

这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皮肤白皙，瓜子脸蛋，樱桃小口，眉毛弯如新月，睫毛长而微翘，一袭乌黑的秀发，虽然发着高烧，又闭着眼睛，但模样已足够招人喜爱了。

黄大姐一瞧，心头便不由得一动，欢喜得不得了。她有个儿子，年纪跟她相仿，如果将来能让她做自己的儿媳妇，那该是多美妙的一件事儿啊！朱大姐是做生意的，家里一定有不少钱，她又没有儿子，将来这份家财可不都是自己儿子的吗？

她美滋滋地打着如意算盘，不由得有点心摇神荡了，朱廷桂叫了她好几声，竟然都没有听见。

“黄大姐！”朱廷桂又提高了嗓门儿叫了一声，用手推了她一下，她这才如遭电击似的回过神来，叫声“惭愧”，走近床头并俯下身去，将手放在女孩儿额头上摸了摸，滚烫，显然病得不轻。

“你看我家婷婷老火^[2]不？”朱廷桂焦急地问道。

“老火得很，多半是不小心冲犯了哪位邪神，如今怪罪起来了。”黄大姐按照惯常的套路，信口瞎编道。

朱廷桂一听，更加愁上添愁了，连站在两人身后的蒋如贵也不禁眉头紧锁，唉声叹气起来。

“她最近没有去过什么不该去的地方吧？”黄大姐扭过头来问朱廷桂。

“没有啊，就是前几天外婆过生日，回去吃了个酒，从河边回来就开始发高烧了。”朱廷桂满脸忧愁地说道，不知道问题究竟是出在哪儿。

“这就是了，一定是让水鬼给缠上了。”黄大姐恍然大悟地说道，终

[2] 老火：四川方言，指很困难、辛苦、麻烦，或问题很严重等。